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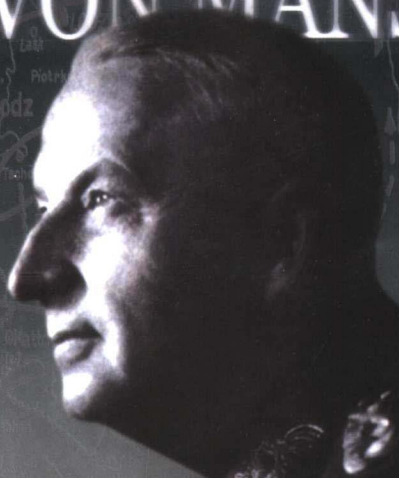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 曼施泰因元帅

## 战争回忆录

〔德〕冯·埃里希·曼施泰因 著  
戴耀先 译

ERICH VON MANSTEIN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 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

[德]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 著  
戴耀先 译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 / (德) 曼施泰因著; 戴跃先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6  
书名原文: Verlorene Siege  
ISBN 7-5065-5229-9

I. 曼… II. ①曼…②戴… III. 曼施泰因—回忆录  
IV. K83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6690 号

图字: 军 2006—042 号

根据 Erich von Manstein

Verlorene Siege

Bernard & Graefe Verlag & Co, KG, Bonn Germany

©1976 by Erich Van Manstein

版权所有人授予本出版社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在全世界  
范围销售发行的权利, 侵权必究。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625 插页: 2

字数: 50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43.00 元



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第 50 步兵师指挥所



1942 年 5 月与里希特霍芬大将在苏联刻赤



曼施泰因（着白军装者）在列宁格勒前线指挥车上



在“堡垒”行动  
前线指挥所

##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纳粹德国陆军元帅冯·埃里希·曼施泰因（1887—1973）。曼施泰因出身于军官世家。1906年开始服役，1914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曼施泰因参加了比利时、东普鲁士和波兰南部的战斗。战后任多种参谋职务。1935~1936年先后在总参谋部任作训处长和首席军需长即副总参谋长。1938年因上层人事大变动，被贬为第18师师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曼施泰因积极参与制定和实施希特勒的侵略战争计划，先后任集团军群参谋长、集团军司令、集团军群司令。

1944年3月，因在作战指导上与希特勒发生分歧被解职；1945年5月被英军俘虏；1949年12月被战胜国判处18年徒刑，因病于1953年获释。战后，被阿登纳政府聘为组建联邦国防军顾问。1973年6月病逝，终年86岁。

本书原名《失去的胜利》，1955年出版。曼施泰因在书中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为主线，根据其私人日记和其他资料介绍了法西斯德国进行侵略战争的经过，尤其是详细地描述了他亲自指挥的几次重大作战行动，阐述了他对在二战中各个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看法。该书对于我们了解二战中德军的一些决策内幕，尤其是许多重大战役的计划制定过程及其经过，如入侵波兰战局中的最大合围战；入侵法国战局中的追击作战；入侵苏联战局中的克里木会战、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作战、斯大林格勒解围作战、库尔斯克会战、顿河河曲地带防御作战、哈尔科夫会战等，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1936年曼施泰因制定的入侵法国作战计划——“曼施泰因计

划”，使他在德国军事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该计划在遭受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冷落之后，最终被希特勒采纳。在德国于1940年5月发动的西线作战中，仅用40天的时间便先后将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击败。书中对这一作战计划做了细致周详的介绍，可谓研究这一问题的最详尽的第一手资料。

曼施泰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将帅中最善于用头脑打仗的人。他将装甲兵、航空兵等先进军事技术应用于作战，与古德里安的思想不谋而合。他重视研究敌情我情，作战前周密思考，制定详细的计划；并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大胆修正预案；进攻时敢于冒险，大胆奇袭；防御中力避消极被动，主张攻势防御。虽然曼施泰因的军事指挥艺术有高超之处，但由于他所进行的是反人类、反和平的侵略战争，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曼施泰因在德国军队服役的57年中，有近一半时间先后在师、集团军、集团军群任参谋和参谋长，最高职位达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因此，从他的思维方式和作战指挥可窥见德意志—普鲁士总参谋部传统之一斑。

总之，该书对于我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及德国军事历史不失为一本难得的参考书。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曼施泰因虽与希特勒在作战指导上存在重大分歧，对希特勒的军事能力和指挥方式也颇有微词，但在对侵略战争的看法上却为一丘之貉。作者站在法西斯立场上，对侵略战争和德军的法西斯战争罪行竭尽美化掩盖之能事，却极力污蔑和谴责反侵略战争的残酷和不人道。贼喊捉贼是强盗的一贯伎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必须指出，践踏别国领土、屠杀他国人民的侵略者，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何为正义，谁者人道！希望读者在吸取本书有益成分的同时，注意鉴别和批判其中的糟粕毒草。

该书原有附件13则，译者将其中与本书较密切的8则译出，供参考。

## 作者前言

这本书是一个军人的记述。我有意避开对政治问题或与军事没有直接关联的事件的阐述。人们或许记得英国军事著作家利德尔·哈特的一句话：

“此次战争中的德国将领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称得上是他们这一职业中的成功产品。如果他们能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的理解力，会更优秀。但是，如果他们成为哲学家，他们也将不再成其为军人。”

我尽力不从事后的角度，而是以当时的眼光描述我的亲身经历、个人所想和自己的决断。写此书的人不是历史学者，而是一个亲历这些事件的人。尽管我努力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当时的事、人及其决定，但仍是一个当事者的主观判断。尽管如此，我依然希望我的记载对于历史学家们不无价值。因为，即使他们依靠档案和文件也无法获得事情的真相。最重要的东西，即当事者的想法和判断，很少存在于档案或战时日志中，即使有也决不会完全。

在叙述 1940 年西方战局计划的形成时，我偏离了冯·泽克特大将<sup>①</sup>提出的“总参谋部军官要甘作无名英雄”的准则。我认为，在这个问题——在没有我介入的情况下——早已成为众人研究对象之后，我可以将其公布于众了。是我过去的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元帅以及我的作训处长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将这个计划的来龙去脉讲给利德尔·哈特的（可惜我本人并不认识利德尔·哈特）。

---

<sup>①</sup> 1866～1936，德国大将。1917 年曾任奥斯曼陆军总参谋长，1919 年任德国总参谋长。魏玛共和国时期任陆军部队局局长（相当于总参谋长）。30 年代曾来中国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译者注



当我在描述军事问题和事件时，也插入了个人的东西，这是因为人性的东西在战争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书的后几章中缺少了这种个人的回忆，其原因是那段时间里忧虑和责任的重负使我无暇顾及其他。

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担负的职务，使我基本是从高级指挥官的立场去看待所发生的事件。我只是希望我的描述不要使大家忽视了，决定性的东西是德国军人的忘我、勇敢、忠诚和尽职，以及各级指挥官的责任感和能力。正是这些素质使我们赢得了胜利。也正是凭借这些品质，使我们能够与占压倒优势的敌人对垒。

同时，我也借撰写此书的机会，向在战争初期担任我司令的冯·龙德施泰特元帅致以谢意，他对我一直充满信任；

我还要对曾在我指挥下的全体各级官兵们，以及我的助手、尤其是我的参谋长和参谋们表示感谢。

最后，要感谢在撰写这本回忆录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他们是：我过去的参谋长布塞将军，以及我的参谋冯·布卢姆勒德尔、艾斯曼和安努斯；此外，还有建议我撰写这本回忆录的格哈德·京特先生，向我提供宝贵帮助的弗雷德·希尔登布兰德先生，以及为该书绘制地图的马特纳先生。

曼施泰因（签名）

# 目 录

|                                  |        |
|----------------------------------|--------|
| <b>第一编 波兰战局</b> .....            | ( 1 )  |
| 第一章 暴风雨前夕.....                   | ( 1 )  |
| 第二章 作战形势.....                    | ( 13 ) |
| 第三章 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               | ( 24 ) |
| <b>第二编 1940 年西方战局</b> .....      | ( 46 ) |
| 第四章 陆军总司令部的失势.....               | ( 51 ) |
| 第五章 围绕作战计划的斗争.....               | ( 71 ) |
| 第六章 第 38 军军长 .....               | (101)  |
| 第七章 两次战局间.....                   | (119)  |
| <b>第三编 对苏战争</b> .....            | (139)  |
| 第八章 “装甲兵突袭” .....                | (139)  |
| 第九章 克里木战役.....                   | (168)  |
| 第十章 列宁格勒—维捷布斯克.....              | (241)  |
| 第十一章 希特勒执掌军队最高指挥权.....           | (252)  |
| 第十二章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               | (266)  |
| 第十三章 1942 年~1943 年在南俄的冬季战局 ..... | (334)  |
| 第十四章 “堡垒”行动.....                 | (400)  |
| 第十五章 1943 年~1944 年的防御战 .....     | (428)  |
| 附件 1~8 .....                     | (522)  |
| 军事简历.....                        | (552)  |

# 第一编 波兰战局

## 第一章 暴风雨前夕

远离中心；希特勒命令制定进攻波兰的计划；南方集团军群工作班子，冯·龙德施泰特大将；总参谋部与波兰问题；波兰成为德国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国；是战争还是恫吓？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对军事领导的讲话；与苏联签订条约；尽管希特勒的决定“绝不撤消”，仍怀疑战争是否真的到来；第一个进攻命令被撤消！最后一刻仍抱怀疑态度；大局已定！

自奥地利合并到德国之后，我在一个远离军事中心的位置上亲历了波兰局势的发展。

1938年2月初，我的总参谋部生涯突然结束了。当时我已升任总参谋部首席军需长，在总参谋部内是第二号人物，相当于副总参谋长。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男爵大将被纳粹党的恶毒诡计赶下台之后，他的一大批亲密同事，也包括我在内，被同时逐出陆军总司令部。从此时起，我便在利格尼茨<sup>①</sup>担任第18师师长，自然就无权继续过问属于军事中心权限内的问题了。

自1938年4月初，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师长的工作中。在那几

---

① 今波兰莱格尼察。——译者注

年里，这是一项令人十分满意的工作，但也需为之付出极大辛劳。陆军扩编工作远没有结束，新的部队陆续组建，包括现有部队在内的所有部队也在不断进行改编。如果要建立一支内部巩固、训练有素、从而能保障国家安全的部队，那么迅速扩充军备，以及军官团和士官团人数的随之剧增，会对各级指挥官提出极高的要求。但是这项工作的成绩十分令人满意；特别是对于我这个常年在柏林工作的人来说，现在能直接与部队打交道，实在是一件快事。因此，我十分怀念最后那一年半的和平岁月，特别是组成第18师的那些西里西亚士兵。西里西亚一直是出精兵的地方，因此训练教育新兵是一件很有益的工作。

在这期间发生了所谓“鲜花战争”<sup>①</sup>，即占领苏台德区行动。当时我任里特尔·冯·勒布大将的集团军参谋长。担任这一职务时，我还得知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与希特勒之间在捷克问题上发生的冲突，这位一直受我崇敬的总长最终被解职，成为我最大的伤痛和遗憾。随着他的去职，我与陆军总司令部的联系被切断了，这种联系主要是靠过去贝克对我的信任而建立起来的。

因此，直到1939年夏我才第一次获知“白色进军指令”，即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拟制的进攻波兰的行动。在1939年春天之前，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在我们东部边境进行的所有军事准备工作，都是防御性的，或是为了防备与别国发生冲突。

在“白色”行动中，我被指定为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司令是已退休的冯·龙德施泰特大将。计划规定，该集团军群在西里西亚、摩拉维亚东部、部分在斯洛伐克展开，并从此时起开始制定详细计划。

集团军群司令部在和平时期还没有组建，动员时才组建，所以为此成立了一个小型工作班子，以处理这个新指令的有关事宜。1939年8月12日，这个小组在西里西亚的诺伊哈默尔训练基地开始工作。小组由总参谋部军官布卢门特里特上校领导。动员时，他将担任集团军群作训处长。我能与这位具有超凡能力的人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

---

<sup>①</sup> 对于德国合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宣称：“欢迎我们战士的不是子弹，而是鲜花。”——译者注

感到是一大幸事。我们的关系是在苏台德区危机中，在冯·勒布的集团军司令部一起工作时建立的。在这个时期能有这样一个可以信赖的同事，对我来说真是特别重要。有时候，一个人的某些小节可能会博得人们的好感，我就特别喜欢布卢门特里特上校打电话时那种热情奔放的姿态。他工作起来干脆利索，速度惊人；但在打电话时听着话筒里一大堆琐碎的具体问题，却总是朝气十足，语调和蔼可亲。

8月中旬，南方集团军群未来的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大将来到诺伊哈默尔。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他。他是一位具有战略天才的军人，能瞬间抓住问题的本质，而且他也只关注本质问题。所有杂七杂八的事情他全然不加过问。他是个人们习惯称呼的那种老派贵族。他身上的那种风度曾使那个时代的人们生活的丰富多彩，兴趣盎然，可惜现在已经不时兴了。这位大将有一种魅力，甚至连希特勒都为之倾倒。希特勒对这位大将似乎有一种偏爱，这种偏爱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以至于在他将这位将军两次免职以后，仍存有一丝余念。也许希特勒从龙德施泰特身上感觉到了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这是他难以理解和没有经历的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的内部氛围和外部环境他从未领会过。

正当工作小组到诺伊哈默尔集中时，我的第18师也正好在这里进行每年一度的师、团演习。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自1933年以来德国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同时又在自问，这一切又将把我们引向何处。现在，我们的思想和朋友间的谈话都围绕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的那一闪一闪的雷电。我们都知道，狂热的希特勒不屈不挠，已下定决心解决因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的领土问题。我们也知道，他已于1938年秋与波兰进行谈判，以彻底解决波、德边界问题。但这个谈判是如何进行的，是否一直在进行，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英国已对波兰的安全做出保证。我可以说，我们军队中没有一个人如此自负，或如此轻率，或如此近视，居然没有认识到英国的这一担保意味着致命的严重警告。仅基于这一理由，我们在诺伊哈默尔的人都认为还不会爆发战争。我们还认为，即使目前正在准备的“白色”方案付诸实施，也并不意味着战争。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着许多次危险事件的发生，使我们在锋利的刀口边

磨来蹭去。我们不断地看到，希特勒在政治上有如此惊人的好运，他所有目标，不管是明朗的还是模糊的，都兵不血刃便达到了。这个人好像拥有一种近乎万无一失的直觉。如果将这一系列最终会把我们引向崩溃的辉煌事件称为胜利的话，那可以说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所有胜利的取得都未经战争。我们问自己，这一次为什么就会两样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1938年，希特勒虽曾陈兵国界，但战争并没有到来。但是，德国有一句老话也常在我们耳边回响——“常干恶事终有恶报”。这次的事要冒更大的风险，希特勒想反复玩的把戏看来比过去更具危险性。英国的保证这次便横在了希特勒的路上。但是，我们又回忆起希特勒曾声言，他绝不会像1914年的德国政治家们那样愚蠢地去贸然发动一场两线战争。这是他说过的话，至少从中看出他还是理智的，尽管他已不具备人的情感。他用嘶哑的嗓音大声向他的军事顾问们保证说，他不是白痴，不会因但泽城<sup>①</sup>或波兰走廊<sup>②</sup>陷入一场世界大战。

## 德国总参谋部和波兰问题

自波兰根据苛刻的凡尔赛和约侵占了德国领土之后，就成为我们

---

① 今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公元997年始见记载。1148年罗马教皇训令中提到格但斯克属波兰弗沃茨瓦韦克主教管区。至13世纪，该城已发展成一个商业贸易中心，为波兰、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所纷争。13世纪初，德国骑士团占领该城，根据萨尔丁条约，但泽归属德国骑士团。15世纪初在对波兰战争中失利，但泽归属波兰。15世纪中叶波兰被迫撤出。1793年并入普鲁士，1807年由拿破仑授予“自由城市”特权，并由普鲁士和萨克森行使管辖权。1813年该市要求与波兰重新统一，未果。后并入西普鲁士，成为西普鲁士省首府。一次大战后，凡尔赛和约将该市定为自由城市，置于国际联盟保护之下，在经济上与波兰保持密切联系。1938年希特勒要求但泽并入德国。——译者注

② 亦称但泽走廊。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被迫将原普鲁士省的大部即西普鲁士约1.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33万居民，其中主要为德国人和波兰人，约各占一半）割让给波兰，波兰因此有了波罗的海出海口。西普鲁士成为波兰领土后，中间形成一条狭窄地带，将东普鲁士和但泽与德国相隔绝。1933年和1938年德国先后向波兰提出对波兰走廊的领土要求，要求享有修筑铁路、公路通过走廊与东普鲁士建立联系的权力，要求重新划分东部边界。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成了希特勒发动对波兰战争的主要借口。——译者注

挥之不去的切骨之敌，因为这种侵占无论从历史的公正角度，还是依据民族自决权而论，都是没有根据的。除此而外，在德国衰弱的那段时间里，波兰一直是让我们军人担忧的一个关注点。每每站在地图前，眼前都会呈现一幅让人难以忍受的图景。这种边界划分毫无道理可言！它肢解了我的祖国！这条走廊切断了东普鲁士与德国的联系！每当看到被割裂的东普鲁士，我们军人都有充分理由为这个美丽的省份感到忧虑不安。尽管如此，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也从未动过进攻波兰的念头，没有打算用武力改变现状。如果撇开其他不谈，其中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是：进攻波兰，德国就将不可避免地立刻陷入两线或多线战争，届时德国将无法应付。由于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件导致德国国衰民弱，一直处在被“可恶的联盟”左右的恶梦之中。如果我们想一想怀有恶意的大多数波兰人对德国领土怀有的野心，那么这个恶梦会促使我们去干更多的事。去发动一场进攻战吗？不是！但是每当我们以不带任何偏见的目光去观察波兰人的心态时，我们也绝不希望与波兰人坐在谈判桌前，平心静气地去修正不合理的边界。但这并不排除，波兰人终有一日会主动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自1918年以来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在德国贫弱的这段时期，估计到这种可能性是绝对正确的。一旦毕苏斯基元帅<sup>①</sup>去世，民族主义势力在波兰占了上风，极有可能会像当年突袭维尔纳<sup>②</sup>那样，对东普鲁士或上西里西亚发动突然袭击。但是，这种情况已在我们军方的考虑之中。一旦波兰发动进攻，并被我们击退，那么德国就可以发动一场政治反击，达到重新修正这个不愉快边界的目的。无论如何，陆军的领导不能对此抱有过高的奢望。冯·拉贝瑙将军在其《泽克特传记》一书中引用了这位大将的观点，泽克特指出：“波兰的存在是无法忍受的，与德意志的生存条件格格不入。必须通过它自己的、内部

---

① 1867~1935，波兰政治家。1918年任波兰总统，1922年任总参谋长，1926年任国防部长，是波兰的实际独裁者。——译者注

② 今立陶宛维尔纽斯。——译者注

的弱点，通过苏联……加之我们的帮助，使其消亡。”<sup>①</sup>这或许是一种已落后于政治和军事发展的观点。我们对苏联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有相当深刻的了解；至于法国，人们很容易被它的花招所迷惑，尽管它在一项令人费解的决议<sup>②</sup>上签了字，但可惜的是，它仍未改变其对德国的敌视态度，一直在德国背后寻求同盟者。假设波兰不存在了，那么苏联比起波兰这样一个中等国家来，将是德国一个更具威胁的邻国。波兰（还有立陶宛）构成了德国与苏联之间的一个中间缓冲国，一旦把它消灭，将更易于引发两个大国的冲突。修正与波兰的边界对双方都有利，但完全消灭这个国家，就当前完全变化了的形势来说，对德国并没有什么利益可言。因此不管我们现在喜欢与否，保留苏联与我们之间的波兰更为有利。尽管对我们军人而言，不公正的并随时会爆发冲突的东部边界，是一块压在心头的巨石，但比起苏联来毕竟是一个不大危险的邻国。当然，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能修改东部边界，使主要由德国人居住的地区，依据其居民的自然权力回归德国。从军事角度看，我们决不希望波兰居民不断增加。我们一方面要求东普鲁士与德国连接在一起，但同时也应顾及到波兰要求一个海港的利益。对波兰问题的这种思路，在国防军时代即自 20 年代末对波兰问题的大辩论中，在军人中是普遍存在的。

命运的车轮又转动了。阿道夫·希特勒登上了德国的舞台。一切都变了。我们与波兰的关系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德国与东部邻国

---

① 这是泽克特 1922 年 9 月就有关苏联、尤其是波兰问题呈送德国宰相的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接着写道：“波兰已成为我们东方问题的核心。……苏联对于波兰的不可忍受程度有甚于我；苏联不会容忍波兰的存在。波兰不会给德国带来任何益处，包括经济上的，因为它没有发展能力，没有政治，因为它是法国的附庸……苏联和德国应将 1914 年的边界作为双方相互谅解的基础。德意志无需将对波兰的这种态度当作秘密，谨小慎微地加以保守。我们对问题的阐明只能唤起苏联对我们的信任。波兰已没有能力增加对德国的仇恨。来自波兰两侧的威胁会日渐动摇它的坚定态度。但是，如果波兰一旦参加一场法国对德国的制裁战争而迫使苏联就范，那对德国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利益可言。”——译者注

② 1925 年法国在英、美压力下，同意战败国德国参加洛迦诺国际会议。会上签署了《洛迦诺公约》，规定与会国相互保证《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各国领土现状不被破坏；并接纳德国加入国联。——译者注



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和友好条约。我们终于摆脱了波兰可能对我们发动进攻的恶梦。但与此同时，德国与苏联的政治感情也骤然降温，因为这位新统治者已向公众明白无误地声言，他对布尔什维克体制有没齿之恨。由于这种新的情况，波兰想必不再感到有政治上的压力了。但是，它的这种较大的活动自由对我们而言也不再具有危险性。德国的扩充军备和希特勒一系列的外交胜利，更使波兰难有机会利用其活动自由来对抗德国。波兰急于想参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这样，就存在着进行边界问题协商的可能性，而不应当关闭。

无论如何，直到1939年春，陆军总司令部从未制定过对波兰的进攻计划。迄今在东方进行的一切军事准备工作都是纯防御性的。

### 是战争还是恫吓？

1938年秋形势确实变紧张了？希特勒真想发动战争吗？或像1938年秋解决苏台德区那样，运用军事手段对捷克斯洛伐克实施重压，来解决当前的但泽和走廊问题？

是战争还是恫吓，这是问题之所在。对于那些对波兰形势发展、尤其是对希特勒的意图没有真正了解的人来说，至少是心中无主。而这位独裁者又怎么会让别人了解他的真正意图呢？

尽管制定了“白色”进军计划，但1939年8月所采取的军事措施，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增加对波兰的政治压力，以迫其就范。自夏季开始，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开始疯狂地构筑“东方壁垒”。包括第18师在内的整师整师的部队，都被调到波兰边界参加修筑工作，几周轮换一次。如果希特勒要想进攻波兰，那么耗费如此人力物力目的何在呢？即使说他自食其言，违背其所有承诺，准备发动一场两线战争，那么构筑“东方壁垒”也是不适宜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德国来说，惟一正确的是首先进攻波兰，将其击溃，同时在西方采取守势。而与此相反的解决方式，即在西面进攻，东面防御，就当时的兵力状况而言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对于进攻西方根本就没有制定任何计划，也没有丝毫准备。如果一定要说“东方壁垒”的构筑在当时